



书趣文丛 / 第二辑

舒 芜

串味读书



辽宁教育出版社

书趣文丛 / 第二辑

串味读书

舒 芜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串味读书/舒芜.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10

(书趣文丛·第二辑)

ISBN 7-5382-4259-7

I. 串… II. 舒…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②文学-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67②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4368 号

串 味 读 书

舒 芜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19 千字 2 插页
印数: 10,501—20,5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王之江	技术编辑: 华 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美术编辑: 谭成荫
特约校对: 王郁文 张家璋	责任校对: 马 慧

ISBN 7-5382-4259-7/C · 144

定价: 16.00 元

出版小记

因一时激动，在一篇评论的激励下，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起意编了十本《书趣文丛》，用意只在张扬一种读书方式（一种而已，并非全部），为一位受屈的、我们很敬仰的海外读书人鸣不平。却不料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出版社的好意促进下，大有一而再，再而三之势。

说来也巧，张扬“书趣”，今日竟成时髦。这时髦的形成，同我们无缘。将来写文化史的，也许有意搜寻生僻题材，研究起九十年代中的“书趣”史来，那得实说，我们绝不是始作俑者。但是，正当商潮汹涌之际，却到处出现《书缘》《书屋》《书与人》……等等书刊，也算得上雅事一桩。在一份很有名的企业办的内部小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谈自己在商界活动之余，读一份谈书的杂志的感受：

从未自视为知识分子，而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入了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然而，心中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放弃对形而上的追求。……笛卡尔曾高呼：“我思故我在”。在分工日益细致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啻是一件社会的工具，循着机器的程序在责任的齿轮和交往的链条中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人们从未间断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和对文明价值的探寻，因此，才感到自身作为人的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窥出在“俗”潮澎湃之际“雅”流出现之可能，以及“书趣”之类存在的必要。是的，尽管商潮汹涌，世风日下……，对现今的诸多的责难，但是，毕竟还有地方可以出版谈“书趣”的书，这总比动辄把文人的这一点小小的志趣当作异端好得多。现在到处都在讨论跨世纪该读什么书，高人雅士，各有所说。一位学者主张读关于模糊、混沌的书，最使我辈折服。因为，什么世纪、跨世纪云云，原是一个看似明白实际上模糊、混沌的问题。但是，说推荐跨世纪的书，我们倒是愿意人们读一些关于“书趣”的书（未必即指这套丛书）。因为这里可享受到的模糊与混沌的乐趣，不只可以跨到二十一世纪，大可再跨到二十二……世纪去。趣原离不开情，而情之为物，应是万世不灭的！

话又要说回来。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又说，当他享受到读闲书的乐趣之后，不能不又回到现实中——

去读《国际金融》，去读《国际会计》，甚至《家政百科》。是的，只有后者才能为我明天的生活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人文精神并不足以使我在下一轮谈判中窥伺出对手的弱点，也不能使我把自己的“小狗窝”布置得更舒适。

说趣味，道性情，原是每个知识者生命中不可少之事。但是归根到底，它又不可太多，也许还不能占一个人生活的主体部分。写到这里，生活的逻辑在向我们提示：您该适可而止了。

现在第三辑正在编，收不住了，此后当力求收敛。

脉 望

一九九五年九月

1. 堪隐斋随笔
2. 逝水集
3. 伸脚录
4. 书廊信步
5. 串味读书
6. 中楼集
7. 潇园随笔
8. 偷闲要紧
9. 水流云在琐语
10. 学海岸边

读着这个，想到
那个，会心处往往不
是书的正味儿，而是
串味儿，这样的文字
也不是从书中来，而
是从书与书之间无书
之处来。

目 录

串味读书(代自序) (1)

答《安徽教育学院学报》问 (5)

鲁迅在城市中战斗 (7)

“隐晦曲折”辨 (12)

母性的颂歌 (18)

读《鲁迅日记》 (34)

鲁迅参加过语丝社的聚会么? (40)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42)

鲁迅赞美过《人间何世?》么? (45)

鲁迅研究中的科学考证 (49)

钱理群作《凡人的悲哀——周作人传》序 (52)

〔附录〕一篇序文的说明

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 (56)

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 (67)

八股文与新文学运动 (76)

沟通和理解 (81)

知堂少年日记 (87)

文章写作时间应该注明 (93)

新书版本问题一例 (97)

化己为他 (100)

不可解 (102)

回忆的力量 (105)

误读知堂 (108)

真赏尚存，斯文未坠 (112)

是疏误？还是讳言？ (119)

胡适介绍周作人去燕京大学的时间经过 (124)

不轻信权威引据 (128)

说有容易说无难 (131)

复述准确不易 (133)

转引的材料未可忽视 (141)

材料不足时叙述最要审慎 (144)

知行难易问题岂是“小节”？ (146)

两个“周冠胡戴” (150)

关于女性意识和政治、社会意识的思考 (153)

“香草美人”的奥秘 (163)

严肃的道德家露理士及其《性心理学》 (172)

有学问的译注 (175)

要有性科学的普及读物 (179)

爱情的灵肉一致 (182)

异端小尼姑与儒家阿 Q (185)

古中国的妇女的命运 (188)

木兰的悲剧 (199)

乱离最苦是朱颜 (202)

御妻之威与事夫之礼 (206)

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 (209)

重读《浮生六记》 (214)

礼教吃人论补 (219)

谈海瑞杀女 (222)

男借女尸还魂 (224)

女声与男声 (230)

温知堂，看《废都》 (234)

记聂绀弩谈诗遗札 (240)

一份白卷 (249)

糖果宴和自由民的选择 (253)

“思到无邪可打油” (259)

千帆诗学一斑 (263)

读《兼于阁诗话》小得 (271)

旧体诗的创新 (274)

青年人做旧诗的问题 (277)

《中国古代诗词典故辞典》序 (279)

帝里皇都和山川郊野 (284)

由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 (290)

让时代来解释人物 (293)

未写出的中国小说史 (301)

说历史要能摆现代人心 (309)

《安徽风光丛书·安庆》序 (315)

《桐城古今》序 (317)

礼俗——人文的“印记” (321)

谈《龙坡杂文》 (327)

陈大斌作《庄稼花》序 (337)

积极的文学结缘者 (340)

生活的赞美者 (346)
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世界 (353)

忆《白韋山人集》 (362)
书店与文学流派 (366)
长城功罪问题之外 (368)
稿酬与署名 (371)
毛边书和交际舞 (373)
陈衍不屑为遗老 (376)
皮愚公的故事 (378)
朱天君的神话 (381)
科举害人 (384)
小说中的地名 (386)
早期钟表的普及和利弊 (388)
女子题壁诗词 (390)
关于照相的迷信 (393)
广东与“洋务” (395)
“父仇”与“父恩” (397)
“神筊”与站笼 (399)
求免上石 (401)
《项羽拿破论》等等 (403)

后 记 (406)

代自序

亡友方鸿寿十年浩劫后自名所居曰“无书草堂”。他是方密之先生的嫡后，世代多藏书。他大学毕业后始终在家乡教书，没有动过，几十年间怎么也会聚起数量可观的书来。“文革”初全家扫地出门，流放下乡，几年后回来一看，什么书也没有了。他这样，才配得上叫作“无书草堂”。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没有过上几年安静日子便去世了，“无书草堂”也归于无有了。

相比之下，我的情形很不相同。抗战期间逃难入川，从读书到教书，从穷学生到穷教师，又穷又不安定，自然无力购书，也无心藏书，偶然买的几本土纸书，一搬家便成了累赘，清一次，丢一次，有如狗熊掰棒子。解放后生活安定下来了，仍然没有购书藏书的习惯。反正是做编辑工作，需用的参考书多而且杂，自己买不胜买，索性依靠资料科、图书馆。“文革”中我谈不到藏书的损失，因为本来就没有几本书，所以我自知根本没有取“无书草堂”之类的名字资格。

现在我有了几架书，每到客人巡视这几架书时，我就有些紧张，觉得寒伧得很：数量少，一也。几乎全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买的和著译者赠送的新书，不但没有珍本秘籍，连抗战前出版的铅印书，也只有最近才买到的十来种，二也。门类杂乱，各样有一点，不成家数，

三也。我想起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看见，这话真是不错。

想来想去，生起一种反省：一世教书编书，至今只有寥寥这几架书，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是少年失学，奔走衣食，后来又是“二十三年弃置身”之故，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仍然说明不了问题。因为和我经历相同的，甚至更糟的，朋友中就有，我看他们的藏书，不像我这样寒伦，特别是一看便知道他是主要研究哪一门学艺的，不像我这样什么都有几本，数量都差不多，哪一类都没有什么高深之作，难见之书。看来，遭际的吉凶，境遇的顺逆，都不是主要原因，问题还是出在一开始选定的路子上。

我少时兴趣在哲学，但并非纯粹思辨的抽象的哲学，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窃有志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业。我非常喜欢这三句话，悬为我的目标，并且信守遵行，作为学习的途径，研究的方法。我觉得，“天人之际”就是人类生活、人类文化的一切方面相互之间的关系，“古今之变”就是这些关系的历史，我必须去“究”这一切，“通”这一切，方能成我一家之言。我对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道德、宗教、逻辑、语法、民俗……都有兴趣，都去涉猎，从图书馆借来看，站在书店里看，遇到什么看什么，不是为了做任何一门的专家，用不着做什么笔记，制什么卡片，自以为领会其精神大要便已足够了。当时我哪里知道，这条路固然可以通向最宽阔光明的地方，但是也最不安全，倘没有大成，便连小成也不可保，“次品”都成不了，只能成为废品。这大概有些像习武艺的，一上手便练关王八十一斤大刀，练得好又是一个关王，练不成，伤筋损骨，休想再入武林；又像修炼金丹大道，炼成了便是大

罗金仙，炼不成，只落得手足拘挛，口眼歪斜，神智不清，废人一个。这要有宿根，有气力，有名师指点，谈何容易。我却一样没有，果然，一两个更次，便走魔入火，走火入魔，一败涂地。总算熬过了五更天，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人是醒过来了，知道自己不是那个料了。也很想在涉猎过的那些部门中寻一个部门，干点小营生，可是哪一门都一知半解，而且搞什么都串味儿，不是正味儿，尤其难办的是旧习未忘，搞着这个，恋着那个，总塌不下心来。我常说自己学无根底，无专门，在任何专门学问面前，都是一个普通读者，人或以为谬谦，我说的却是真话。几个老朋友深知我的底细，如章正续兄说我：“始终是杂家的底子，但是，随时又有所专。”黄苗子兄为我题《天问楼图》的《浣溪纱》末句云：“阴符无效作迂儒。”除去了褒奖逾量的分子，这些话都令我感激，不过黄苗子出版的诗文合集《敬惜字纸》里面将那一句改为“阴符无效莫长吁”，我以为还是不改的好。

我实在并不“长吁”。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后悔，都是无意义的。我至今仍然认为当初选定的路并没有错，我的失败并不说明路子错了，只说明我没有走好。我失败的教训，将能供后人参考，但不是像胡适的诗所说的“告人此路不通行，好使精力莫浪费”，而是“告人此路大堪行，覆辙分明却要避”。

我反省了这些之后，对自己的几架杂书，不觉得寒伧了，客人来看，我也不紧张了。今生再也没有希望当任何一门的专家，所幸先前的较广泛的兴趣还在，那就这样吧。天人之际虽然究不了，古今之变虽然通不了，但是，读着这个，想到那个，有时往往会有微末的会心，欣然一笑，倒也是一种愉悦，或许是专精研究时不大享受到的。觉得不应该独享时，便写一点出来，公诸同好，

这往往不是书的正味儿，而是串味儿，不是从书中来的，而是从书与书之间无书之处来的。那么，我虽不配叫作“无书草堂”，也不妨引了“当其无，有有之用”这句话以为解嘲吧。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答《安徽教育学院学报》问

问：

你平生治学，最得益的一部书是什么？

答：

我没有进过大学，最高学历只是高中二年级，所以实在是无师承，无学问，没有认真读过什么书，至今唯一的本领是略识若干常用的汉字，并能把它们凑成勉强达意的文章，谈论普通常识范围类的事情而已。

如果这也能算本领，那么得益于什么书呢？实在说不上来。应该说，凡是我接触过的书，从自己胡乱翻看的，到戒尺分数逼迫之下熟读成诵的，从我看了喜欢的，到我看了厌恨的，这一切加起来就是我所有的全部知识，也无妨说都是有益的吧。但也可以单单举出一个人的书，就是鲁迅的书，这才是我自少至老不知读过多少遍，从那里面我学着看人生，看社会，看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看文学、史学、哲学上的种种问题的。我的全部知识贫乏得很，但自己觉得还算有个条理，遂使这一点知识有时还有些用处，不至成为一堆垃圾。给我这个条理的，就是鲁迅的书。

举例来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现在已有好几部专门著

作，我没有好好学习过，但是我自以为大致是清楚的，这就完全是从鲁迅的书里知道的。近几年来，颇有一些说法与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真相不相符合，凭着鲁迅著作教给我的东西，我自信能看出它们的问题，不会受迷惑。

对于经常接触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来说，熟读鲁迅著作，我看尤其有必要。鲁迅才真正教给我们怎样把对于中国灿烂的文化传统的不动摇的热爱，和对于中国黑暗的封建社会的不妥协的憎恨紧密结合起来。他一生都在同民族虚无主义和封建复古主义战斗，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没有因为着重反封建而倾向民族虚无主义，更没有因为着重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而向封建复古主义的武库里借取过一枪一弹。我以为这在今天特别有现实意义。

鲁迅的著作，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教科书，也是治学的教科书。我没有学问，只是因为我别的书读得太少。我相信，对于其他认真读书治学的朋友来说，鲁迅的著作将能起到更巨大的教科书的作用。

一九八六年